



双开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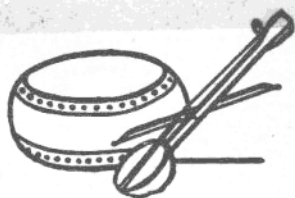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讀物出版社

唱 詞 集

双 开 鎖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716.4
864
390212

· 內 容 說 明 ·

基藏

这个集子包括七篇唱詞。《迎亲人》写一个生产队遭灾得到另一个生产队大力支援的故事。《双开锁》写一个姑娘天天帮助軍屬大娘料理家务。《五子推磨》写五个好孩子帮助一位老大娘推磨。《一挑水儿》写一个社員帮助队长家里担水。《送梳子儿》写售貨員給老太太送貨上門。这些都反映了新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之間的新关系。后面一篇《认亲戚》写从前有个人翻臉不认貧穷的亲娘舅，却去跟一个富貴的陌生人攀亲戚。《三个冻死鬼》写从前有三个人在破庙里借宿，宁死不相帮助以至全被冻死。

双 开 鎖 (唱詞集)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編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农村讀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frac{5}{8}$ · 字数 25,000

1963年11月第1版 ·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統一书号: T10168 · 34

定价: (四) 一角一分

目 录

- 迎亲入 (河南墜子)張 軍 (1)
- 双开鎖 (鼓詞)楊善元、張 誠 (13)
- 五子推磨 (唱詞)万 軍 (24)
- 一挑水儿 (河南墜子)雪里春 (31)
- 送梳子儿 (河南墜子)路 丁、謝 意 原作 (38)
云峰、文秋、莫翻 修改
- 认亲戚 (唱詞)王尊三整理 (45)
- 三个冻死鬼 (唱詞)張继樓 (48)

迎 亲 人

(河南墜子)

張 軍

爬上山太阳笑吟吟儿，
照在那沙河边上柳林屯儿，
一陣陣鑼鼓喧天不知啥喜事儿？
順手看，从村里出来那么一伙人儿。
見几个老头敲鑼鼓，
見几个活潑少年唱小曲儿，
領头的妇女不过二十岁儿，
是个朴实的庄稼人儿，
漫长臉，高鼻子儿，
一对大眼多精神儿，
短头发，齐脖根儿，
蒙着块羊肚子白毛巾儿，
藍褲子儿、花褂子儿，
带絆儿的青鞋沾滿了泥儿，
柳林屯的妇女大队长，
她的名字王玉芬儿，找好了对象沒过門

儿，还是个大闺女儿。

这伙人有的說笑有的在叹气儿，
 王玉芬儿也是表面欢喜暗皺眉儿，
 要問她又愁又喜为的什么事儿？
 皆因为生产任务压头皮儿，
 柳林屯儿靠沙河是一片涝洼地儿，
 雨季里鬧大水，沒有見粮食儿，
 鬧自救、找窍门儿，
 积极度荒过日子儿，
 关键是抓紧时机多种麦，
 夺取到小麦丰收，生活才能沒問題儿。
 再过七天到霜降，
 无情的节气不等人儿，
 計劃种两千七百亩，
 少牲口缺劳力儿，連个零头还没种齐儿，

你說着急不着急儿？

干部們发动群众把办法想，
 王玉芬写信告訴了心上人儿，
 小伙子家住东山过虎峪儿，
 担任着团支书名高广琦儿。
 这封信不知寄到沒寄到，
 一連四天沒消息儿，
 昨晚上过虎峪儿突然来电话，
 通知說：全力支援到柳林儿，

支援大队明天清早准上路，
帶队的就是高广琦儿。
好消息就像长了翅膀，
刹时之間傳全村儿，
社員們个个增干劲儿，
干部們臉上也有了笑紋儿。
队委会上作决定，
接待任务交玉芬儿。
她这才百忙中組織欢迎队儿，
敲鑼打鼓去迎亲人儿。
沒想到平平常常一封信儿，
惊动了兄弟队支援到俺村儿。
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和馬，
能不能解决全部問題儿？
一块石头还没有落地儿，
玉芬儿她又是高兴又担心儿。
也別說玉芬儿心里沒有底儿，
在旁边儿，有个老头更沒信心儿，
“瞎怀疑”就是他的外号，
这会儿他摇头晃脑地說：“沒門儿，
我进过京闢过卫^①，
这种事儿老輩里沒听說一回儿，

① 天津俗名“天津卫”，卫指天津。

猫咬尿泡空喜欢，
 怕的是接不着他們一个人儿。”
 小学生听着不对勁，
 直气得咚啊噲的敲家什儿。
 一陣子压住老头的話，
 信口編詞唱小曲儿：
 “瞎怀疑，旧脑筋儿，
 死抱着一本老皇历儿，
 什么事儿都得查查看，
 能找到这种无私支援算邪門儿。”
 老头一听动了气儿，
 脖子粗撅鬍子儿掄起烟袋要揍人儿。
 这时候猛然听到人声喊：
 (白)“加加噢……”
 呱啦呱的响鞭音儿，
 玉芬儿跑到高崗上，
 看了看东山道上揚飞尘儿，
 一排溜三辆二把手，
 套着一色的紅騾子儿，
 車子上放东西儿，
 都是种地的好家什儿。
 套股子儿、牛梭子儿，
 驴軸棍儿来夹板子儿，
 有鐮子儿，有耙子儿，

三眼耧，还有墩轂轆儿。

車后边一伙人儿，

牵着牲口一小群儿，

黑母牛、黄犍子儿，

馬駒子儿、驴騾子儿，

嚼儿喔还有几匹小毛驴儿。

玉芬儿一見心高兴，

这一回种好麦子沒問題儿。

忙吩咐敲鑼打鼓迎上去，

惊动了对面来的那帮人儿。

唷——唷的声，車子牲口全站住，

玉芬儿上前把話提儿：

“問同志你們哪位是領队儿？”

有个老头說：“老汉我是負責人儿。”

这老头年紀約有六十岁儿，

老虽老，可老的怪精神儿，

赤紅臉、中等个儿，

留着两撇黑鬚子儿，

古銅色帽头头上戴，

身穿着藏青夾袍掖着大襟儿。

下身穿着黑单褲，

半尖子鏟鞋拏魚鳞儿，

扎包上別着大烟袋，

綴着那火鏟火石烟包子儿，

手里拿着长鞭杆儿，
未曾說話笑迷迷儿。
玉芬一見心納悶儿，
为什么不見俺心上盼的那高广琦儿？
莫非說兩下岔了路？
莫非說冒冒失失认錯了人儿？
忙問道：“你是不是来自过虎峪儿？”
“对对对，吃罢早飯动的身儿。”
“如今要到哪里去？”
“支援种麦到柳林屯儿。”
(白)“你們可来啦！”
玉芬儿拉住这位老汉：
“大爷呀！我們代表全体社員来迎亲人
儿。”
沒等老头他答話，
“瞎怀疑”激动得热泪点点滴衣襟儿：
“我这‘瞎怀疑’再也不怀疑啦，
这桩事儿打开我的老脑筋儿。
我的老兄弟，錦上添花見過多少，
像您这雪里送炭古来稀儿。
困难当头拉一把，
这恩情俺全村老少記在心儿。”
老头聞听受感动，
叫了声：“老哥哥細听原因儿，

东山套里节气早，
俺那麦子种得差不离儿，
听說是柳林屯儿受灾困难大，
才主动支援到您村儿，
說什么恩情道什么謝，
咱們社員都是一家人儿，
同走的集体富裕光明路，
隔山隔水不隔心儿。
姑娘領路咱快走，
活路紧光阴一刻值千金儿。”
这老头长鞭一揮忙赶路，
一边走着暗沉吟儿：
“听說俺小子柳林屯儿上对了象，
也不知找了个啥样的人儿？
这一回支援种麦来得巧，
我可得公私兼顧細留神儿。
听說这姑娘举止大方多淳厚，
工作潑辣又积极儿，
老汉我沒有这好福气，
怕的是摊不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儿。”
这时候玉芬儿心里也有事儿，
老是惦记着高广琦儿。
有心把他的消息問，
話到舌尖难出唇儿。

不由得三番两次回头看，
惊动了过虎峪儿領队的老头子儿：
“姑娘啊，看样子你要把人找，
莫不是俺社里你还有熟人儿？”

(白)“有哇。”

老头忙問：“哪一个？”
“他姓高名叫高广琦儿。”

噢！老头聞听心一动，
看光景兴許有点門儿：

“你找广琦有啥事儿？
你們俩是朋友来是亲戚儿？”

这老头打破沙鍋問到底儿，
鬧得玉芬儿沒了詞儿：

“俺……俺村里有个姑娘跟他搞对象，
我待要看看这位新女婿儿，是个啥样的
人儿？”

这一說鬧得老头凉半截，
就指着一位青年对她說：
“問他吧，广琦的情况他詳細儿。”

駕車的青年忙答話：
“高广琦差点儿来到您柳林屯儿，
只因他县里去开团代会儿，
領队人才換成这位老爷子儿。
他不願說我来讲，

听我說說高广琦儿。

好人品，好脾气儿，

棒实实的小伙子儿，

热爱集体思想紅，

生产劳动好把式儿，

他是俺的团支书，

青年当中是紅旗儿，

誰摊上这样的好女婿，

还有什么不称心儿？”

玉芬儿听罢这些話，

就好像吃了个甜津津的大鴨梨儿，

假做不知把头点：

“她挑的女婿真不离儿，

听人說广琦他爹脾气怪，

是个出了名的老犟筋儿，

怕的是思想落后难侍候，

怕的是个阻碍进步的絆脚石儿，

怕的是将来家庭不和美，

怕的是进门难作好媳妇儿。”

“哼！”老头忙把姑娘叫：

“对情况得詳細調查作分析儿，

相隔十里沒准信儿，

可不該主观主义扣帽子儿。

广琦爹脾气倔犟原不假，

为集体不怕鬧得紅臉皮儿。
铁面无私才当选貧农委員，
誰不夸他是个老积极儿？
你給广琦的对象捎个信儿，
叫那个姑娘別担心儿，
老头子喜的是青年人积极进步，
我保險她进門能当好媳妇儿。”
一番話惹得駕車的青年哈哈笑，
唷！笑得他弯腰捂肚皮儿：
“俺大爷不是演員倒会演戏儿。”
(白)“同志，这就是广琦他爹——
你們柳林屯儿的好亲戚儿。”
啊！玉芬儿聞听发了愣，
臉上立时泛紅云儿，
牵拉着脑袋不說話，
使勁捏她的衣裳襟儿，一直鼓搗进了村
儿。
进村后玉芬儿派人把支书找，
赶忙回到自家的門儿：
“娘啊娘，快把好飯做，
打壶酒，买点肉，炒鸡蛋来炒肉絲儿，
再包上猪肉水餃几十个，
过虎峪来了你那好亲戚儿。”
娘說道：“女婿来了不用招待，

家常便飯尽他吃儿。”

玉芬說：“不是广琦他来到，
来了他爹那个老……老积极儿。”

說完話拿烟提水往外跑，

“喂！同志們抽烟喝水請休息儿。”

鼓了鼓勇气把大爷叫：

“大爷呀，請到俺家吃餃子儿。”

老头說：“素不相識不能扰，
社員的东西不能乱沾唇儿。”

玉芬忙說：“无妨碍，

咱爷儿两个沒外人儿，

你要問我是哪一个，

我姓王名叫玉芬儿，就是你那沒过門儿
的儿媳妇儿。”

老头喜得心花放，

滿面帶笑叫：“玉芬儿，

你們队受災严重困难大，

俺們带来足够的草料和粮食儿，

临行时党支部書記再三讲，

誰家的酒飯也不准吃儿，

公与私要分清楚，

我应当带头立規矩儿。”

回头又对大家讲：

“过虎峪全体社員請听知儿，

炊事員埋鍋快做飯，
耕地手趕緊套上牛和驢兒，
安排好了齊下地兒，
飯前抓緊干一會兒。”
說罷扭頭就要走，
玉芬說：“俺包的餃子給誰吃兒？”
老头倒說：“有法辦，
你留着餃子孝母親兒，
親家母面前替我問好，
生產忙，沒空去串門兒，
單等着明年小麥丰收後，
我領着廣琦來走親戚兒，那時候再吃你
的包餃子兒。”

双 开 鎖

(鼓 词)

楊善元 張 誠

月牙儿弯弯照山梁，
社員們收工回村庄，
小伙子唱着歌儿头前走，
后跟着吱吱喳喳的大姑娘。
有一位白发老媽媽也挤在人群里，
那就是光荣軍屬張大娘。
她轉过了小桥把家門进，
打开铁鎖走进了房，
进屋来觉着肚里餓，
立刻就淘米洗菜来回忙。
哪知道一掀鍋盖吓了一跳，
鍋里边一股气味扑鼻香；
平屨上早就蒸熟了大米飯，
平屨下熬开了綠豆湯，
切好的一碟腌咸菜，
和碗筷一起放桌上。